

往

事

占

哀

酒



I267/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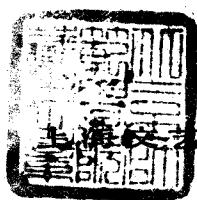
# 往事与哀思

本社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48684



出版社

748684

装 帧：钱震之  
责任编辑：蒋九霄

往事与哀思

本社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书在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75 精22  
字数 310,000 平19

1979年11月第1版 197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内精装500册）

书号：10078·3100 定价：（精）2.25元  
（平）1.70元

## 编者的话

我们怀着激愤的心情编辑了这本《往事与哀思》。这里怀念的十七位已故作家，生前都以他们灿烂的篇章，照亮了中国的文坛，使“百花”园中鲜花妍艳，倍添姿色。然而，在林彪、“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残酷迫害下，他们一个个倒下了。他们，有的受尽凌辱与虐待，悲愤难耐，饮恨而死；有的日日年年，精神、肉体备受折磨摧残，身心交瘁，终于致死；甚至有的活活在棍棒下惨离人世。中国文坛群星陨落，百花狼藉！

谁能知道，我们神州子孙，竟在社会主义的今天，有多少人在悲痛欲绝地招唤着亲人的冤魂！有多少人用蘸着泪水的笔，著文凭吊故人！

在这本集子里，对十七位已故作家的才华、品格、辛勤、贡献，有真切的记述，有热情的赞美；对他们的不幸逝世，有刻骨的哀伤和痛惜。这是对林彪、“四人帮”的愤怒批判；也是对一条极左路线的血泪控诉。这本集子也记下了一个血的教训：我们党和国家生活中一旦缺乏民主，会給人民造成多大的灾难！

感谢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平反了冤案、错案、假案，争得了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才为幸存的作家和死者的亲人，创造了条件，能够拿起笔来，回忆往事，倾泻哀思。这里，愿以此书，告慰已故作家在天之灵。

在组织、编辑《往事与哀思》稿件的过程中，不少作家、记者

和已故作家的生前友好、家属，都给予我们热情支持和多方帮助，特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九七九年三月



郭沫若

## 目 录

郭沫若小传	( 1 )
知公此去无遗恨	夏衍( 3 )
雷电颂	刘白羽( 7 )
沉痛的追悼	曹禹( 16 )
夏夜星空	杜宣( 21 )
化悲痛为力量	于立群( 29 )
老舍小传	( 35 )
老舍永在	臧克家( 37 )
怀念老舍先生	曹禹( 53 )
老舍和孩子们	冰心( 57 )
春天里的纪念	朱述新( 62 )
何其芳小传	( 83 )
忆何其芳	荒煤( 85 )
衷心感谢他	巴金( 92 )
抬头看手迹 低头思故人	臧克家( 96 )
痛失良师	杜书瀛( 107 )
灌溉满江华	吕香云( 124 )

阿英小传	( 133 )
忆阿英同志	夏 衍( 135 )
阿英的最后十年	吴泰昌( 142 )
邵荃麟小传	( 149 )
往事与哀思	黄秋耘( 150 )
我不能不哭!	小 琴( 156 )
赵树理小传	( 169 )
汾水呜咽泪流长	史纪言( 171 )
根深土厚	康 灌( 179 )
怀念作家赵树理	西 戎( 188 )
思念赵树理同志	孙 谦( 192 )
活在农民心中的作家	田培植( 195 )
柳青小传	( 205 )
生命不息	马 加( 207 )
创业诗篇犹待续 千秋遗恨在人间!	朱语今( 216 )
柳青和《延河》	《延河》编辑部( 221 )
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徐民和( 229 )
杨朔小传	( 243 )
酿造生活的战士	马 加( 245 )
献身不惜作尘泥	杨玉玮( 254 )
幽燕诗魂	丁 宁( 263 )
郭小川小传	( 273 )

战士的性格	丁 宁	(275)
忆郭小川写诗	韦君宜	(284)
永远新鲜的记忆	匡 满	(292)
侯金镜小传		(301)
怀念侯金镜同志	胡 可	(302)
寸心耿耿红如丹	唐达成 张葆莘 吴泰昌 谢永旺	(307)
叶以群小传		(317)
忆叶以群同志二、三事	戈宝权	(318)
怀念以群	罗 苏	(324)
魏金枝小传		(329)
太阳重新从东方升起	王西彦	(330)
悼念魏金枝同志	王若望	(346)
丰子恺小传		(349)
辛勤的播种者	王西彦	(350)
回忆我的父亲丰子恺	丰一吟	(367)
傅雷小传		(381)
痛悼傅雷	楼适夷	(382)
怀傅雷	柯 灵	(394)
闻捷小传		(401)
清凉山的怀念	李 季	(402)

- 海默小传 ..... ( 413 )  
海默难默 ..... 黄宗江 ( 414 )
- 罗广斌小传 ..... ( 419 )  
热血澎湃 勇往直前 ..... 杨益言 ( 420 )

## 郭沫若小传

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四川乐山县人。幼年即喜诵读古诗。中学毕业后，于一九一四年赴日留学，在学医的同时，接触了泰戈尔、歌德、海涅、席勒、莎士比亚、雪莱、惠特曼及北欧、法国、俄国进步作家的作品。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写诗。第一部作品《女神》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表现了反帝反封建、诅咒黑暗呼唤光明的时代精神，为新诗赢得了荣誉，巩固了地位。不久，写了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聂嫈》。一九二一年回国，与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发起建立了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出刊《创造季刊》，从事新文学活动。稍后，又去日本，一面学医，一面创作。一九二三年毕业于帝国大学后，回上海，断然弃医，专事文学，编辑《创造周报》和《洪水》。这时期有诗集《星空》、《瓶》、《前茅》等。提出了“革命文学”的主张。一九二五年结识了中共上海党组织的领导人，思想又有发展。一九二六年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同年投笔从戎，参加北伐革命军。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郭沫若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写了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北伐失败后，参加了“八一”南昌

起义，同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由于反动派的迫害，遂又流亡日本。在日本十年中，支持和指导留日青年和国内文艺界的革命文化运动，同时致力于中国古文字学和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取得显著成绩。抗战爆发后，回到祖国，在周恩来副主席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和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人士，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他借古喻今，写下六个大型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南冠草》、《孔雀胆》等，深刻揭露国民党罪行，激励人民爱国热情。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和香港领导文化界同蒋介石统治进行斗争。解放后，担任全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性科学、文教、外事等机构、团体的领导职务。在繁忙的社会活动之余，继续从事创作，先后出版了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潮汐集》、《长春集》、《骆驼集》、《东风集》等，及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此外还有《奴隶制时代》、《文史论集》、《李白与杜甫》等。他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他著述极多，重要的均收入《沫若文集》十七卷中。他的不少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

# 知公此去无遗恨

——痛悼郭沫若同志

夏衍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奠基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和我们永别了，这不仅是中国人民，而且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一个重大的损失。

和一位缔交半个多世纪的良师益友诀别，悲痛之情是难以尽述的。

一九二三年，我作为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到博多去访问他，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豪放的浪漫主义诗人。一九二六年他通过许遵魂同志寄给我一张戎装的照片，我知道他投笔从戎，成了北伐战争前线的英勇战士。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刻，我从东京回到上海，经子渊先生从一本线装书中取出一张登载着《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篇雄文的报纸，当我看到：“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打倒背叛革命、屠杀民众的蒋介石！”的时候，我清楚地认识到，他已经不只是民族民主革命者，而已经是

站在党的立场，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痛击国内外一切反动派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了。这篇文章的力量和影响，不是亲身经历的人是难以估量的。当时，蒋介石还有很大的欺骗作用，正是这一篇文章打中了蒋介石、汪精卫、西山会议派的要害，同时也擦亮了千万知识青年的眼睛。也正因为如此，在上海的刽子手陈群、杨展，就千方百计地要置郭沫若于死地而后快。同年冬，他被迫亡命日本，过了艰苦的流亡生活。但是，他没有悲观，没有消极，他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进一步攻读马列主义著作，他决不象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所宣传的那样钻进了甲骨文、青铜器和线装书的故纸堆，而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和研究了中国古代历史。有人说，这时期他过了十年的“书斋生活”，事实完全相反，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不仅和国内的革命斗争有经常的联系，同时还团结和培育了许多留日革命青年，创办了《留东新闻》，支持了“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部出版的《质文》等革命刊物。他曾计划全译马克思的《资本论》，但由于国内没有一家书店敢冒这个风险而未能实现。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他克服了种种困难，毅然孑身回到上海。党组织给他安排了住所，当我们问他还有什么行李时，他笑着作了一个写字的手势说：“只带了一支笔。”的确，他一到上海，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他和我几次到浦东、闵行去劳军，写下了《轰炸中来去》、《东西线归来》等激动人心的报告、速写。他创办了《救亡日报》，亲任社长。他团结了广大的文化工作者和爱国青年，在他主持下，组织了三个战地服务队和十二个救亡演剧队，到前线和后方去作宣传、服务工作。在这一段时期内，最使我感动的是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周恩来同志的出自内心的敬爱。有一次他对我说：和蒋介石、陈诚这些人见面，在我感情上是很别扭的，可是和他们谈话之后，我才理解到周恩来同志指

示的正确。他说，恩来同志一切以大局为重，这样，谈话时我很主动，特别是蒋介石见了我，登了报，我看，潘公展之流就不敢在上海和我公开捣乱了，这是一个胜利。接着，他又回忆了一九三六年在东京的往事，他说，当林林同志第一次和我谈到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时候，我是很难接受的。过了几天，当我看了《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在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之后，我就对林林说：“好，党决定了，我就照办，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这，就是郭老坚定不移的党性。

上海沦陷，沫若同志决定离开上海，经香港赴武汉，组织上还决定我把《救亡日报》搬到广州去复刊，在他临行前，我向他请示今后的办报方针，他说：“一切听恩来同志的指示，具体事情由你负责，只有一条，我是社长，打官司的时候可以找我。”“公尔忘私，国尔忘家”，这是郭老高贵品质中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我不能忘记长沙大火前夕的一段往事：广州失守后，我和《救亡日报》撤退到桂林，立即到长沙去向郭老汇报，可是赶到长沙，正碰到长沙大火的前夕，我到昙华林，他正忙着第三厅的撤退工作，连坐下来谈话的时间也没有。第二天我去见周恩来同志，一见面他就说：你来得不巧，没有细谈的时间，可是，也来得正好，沫若同志离不开三厅，就请你护送于立群同志去桂林吧。当天傍晚，当我和于立群同志等离开长沙的时候，我满以为可以和郭老一见的，可是，真的是公尔忘私，他连送别的时间也没有。

皖南事变之后，《救亡日报》被迫停刊，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把在重庆和桂林的文化界人士撤退到香港，而郭老却岿然不动，和国民党反动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我到香港后不久，收到他一封署名鼎堂的来信，他庆幸我们平安脱险，要我妥善地安排同人的生活和工作，他说：“我们这里幸亏还有一块小小的‘租界’，头上，还有一棵擎天大树。”很明白，“租界”指的是文化工作

委员会，大树，指的是周恩来同志。

一九四二年四月，香港沦陷后我闻道回到重庆。这天晚上是《屈原》演出的最后一场，他兴奋地陪着我去看，并一起到后台去看望了阔别多年的朋友。几天后，周恩来同志在天官府设宴祝贺《屈原》演出成功。席间，对我们刚从香港回来的人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战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

几十年的往事是说不尽的，全国解放后，郭沫若同志作为一个杰出的无产阶级战士，在文学、艺术、科学、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作出的贡献，也是说不尽的。在缅怀他的功绩的时候，我还想沉痛地说，使郭老早日离开我们，林彪、“四人帮”对他的诽谤和迫害，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一九七七年，在阔别了十多年之后去探望他，那时他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可是他还是那样亲切、高兴。当我们谈到全国人民为粉碎“四人帮”而欢欣鼓舞的时候，他一再表示了对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爱戴和感激。大家知道，一九七四年江青一方面在大会上点了他的名，同时又纠缠着他，妄想拉他当“梁效某顾问”式的角色，他毅然顶住了恶浪，可是愤怒和忧郁使他身心交瘁了。于立群同志说：他病情恶化，正是一九七四年开始的。

“知公此去无遗恨，又见征途万马奔”。这是赵朴初同志《郭沫若同志挽诗》的最后两句，这两句诗，很好地表达了我们这些后死者的心情。他奋斗毕生，为党、为国、为民，留下了不朽的功绩，和病魔搏斗中，他终于亲眼看到了林彪、“四人帮”的覆灭，他唱出了“大快人心事”的壮歌，他又看到了科学的春天，文艺的春天。一九二七年他在《哀时》诗中的预言：“神州原来是赤县，会看赤帜满神州”，已经实现了，万马奔腾的新的长征，已经开始了，他，可以毫无遗恨地安息了。

## 雷 电 颂

刘 白 羽

六月十二日下午，得到郭老病危的噩耗，赶到北京医院，想最后再看一眼，谁料郭老已溘然长逝了。我悲恸欲绝。从医院归来，在《沫若剧作选》扉页上写下我当时的心境：

“世界文坛的一颗巨星于今天下午四点五十分陨落了！”

我肃穆地走进郭老的病房，我默立在床头，凝望着他那平静而安详的面容，我简直无法相信他已死去，我悲哀，但我强力抑制住自己。一回到家我再也忍不住俯案大哭，……郭老！我们失去你，实在失去的太多太多了！——郭老的音容笑貌还活生生留在我心里，可是他已不在人间了。不过，他的生命虽已消逝，但他留下的智慧、创造、贡献，却是万古长青，永放光芒的。我被‘解放’回到自己家里那一年，培植了一盆令箭荷花，育花人告我要三年才开花，恰恰在今天黎明，开了第一朵花。现在透过一层泪水看着这朵花，它那样洁白、幽美。让我把这朵花带着我心灵上最虔诚的敬意献给郭老吧！”

这本《沫若剧作选》是十几天前特地买来的。谁知，我竟不得不把我悲痛欲碎的心留寄在这书页之上，它竟成为我对郭老的最后纪念了。